續文獻通考

續文獻通考卷之五十六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學校考　祠祭上

宋度宗咸淳三年帝釋菜於孔子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列邵雍司馬光從祀又陞顓孫師於十哲追封雍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及諸生推恩有差

遼太祖神冊元年春立子倍為皇太子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皇太子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祀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四年八月謁孔子廟

史稱遼之義宗可謂盛矣其始慕泰伯之賢而為讓國之謀終疾陳恒之惡而為請討之舉李從珂弑主倍遼請討之志趣之卓蓋已見於早歲先祀孔子之言終遼之世賢聖繼統皆其子孫至德之報昭然矣

道宗淸寧六年六月命以時祭先聖先師

金

熙宗天會十五年立孔子廟于上京　天眷三年詔求孔子後加四十九代孫璠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奉祀事

皇統元年二月親祭孔子廟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爲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爲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

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或以夜繼焉　三年衍聖
公孔璠薨以其子拯襲封加文林郎
海陵天德二年二月勑定襲封衍聖公俸格有加于常品
又加拯承直郎
世宗大定元年以顏歆從祀廟廷　十四年國子監言歲
春秋仲月上丁日釋奠于文宣王用本監官房錢六十
貫止造茶食等物以大小楪排設用留守司樂以樂工
爲禮生率倉場等官陪禮于古禮未合也伏覩國家承
平日久典章文物當燦然具備以光萬世况京師爲首
善之地四方之所觀仰據釋奠器物行禮次序合行下
詳定夫兗國公親承教者也鄒國公功扶聖教者也當

于先聖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後堂宣聖像側還虛一位禮宜遷孟子像于宣聖右與顏子相對改塑冠冕粧飾法服一遵舊制禮官乃參酌唐開元禮定擬釋奠儀數文宣王兗國公鄒國公每位籩豆各十犧尊一象尊一簠簋各二爼二祝版各一皆設案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每位各籩二豆一爵一兩廡各設象尊二總用籩豆各一百二十三簠簋各六爼六犧尊三象尊七爵九十四其罇皆有坫罍二洗二篚勺各二冪六正位并從祀籍尊罍爼豆席約用三十幅尊席用葦爼豆席用莞牲用羊豕各三酒二十瓶禮行三獻以祭酒司業博士充分獻官二讀祝官一太常令一捧祝官二罍

洗官一爵洗官一巾篚官二犧直官十一學生以儒服陪位樂用登歌大樂令一員本署官充樂工三十九人　十六年詔立兖州學隣聖廟宅子孫年十三以上入學者不限數　二十年十二月特授襲封衍聖公孔摠兖州曲阜令封爵如故　時召摠至京師欲與之官尚書省奏摠主先聖祀若加任使守奉有缺上曰然乃授曲阜縣令　二十三年二月以尚書右丞張汝弼攝太尉致祭于至聖文宣王廟

章宗明昌元年三月詔修曲阜孔子廟學　三年四月詔曰衍聖公秩視四品階正八品不稱可超遷中議大夫永著于令八月定先聖廟春秋釋奠三獻官以祭酒司

業博士充祝詞稱皇帝謹遣及登歌改用太常樂工其
獻官并執事與享者並法服陪位學官公服學生儒服
蓋用大定時禮官所議也　十月有司奏增修曲阜宣
聖廟勑党懷英撰碑文朕將親行釋奠之禮其檢討故
事以聞十一月賜党懷英所薦孔子四十八代孫端甫
同進士出身　四年八月釋奠孔子廟北面再拜親王
百官大學生陪位　六年四月勑有司以增修曲阜宣
聖廟工畢賜衍聖公以下三獻法服及登歌樂一部仍
遣太常舊工往敎孔氏子弟以備祭禮　七月命兗州
長官以曲阜新修廟告成于先聖　承安二年二月特
命襲封衍聖公孔元措世襲兼曲阜令　時春丁章宗

親視以親王攝亞終獻皇族陪祀文武群臣助奠上親爲贊文舊封公者陞爲國公侯者爲國侯郡伯以下皆封侯　四年二月詔刺史州郡無宣聖廟學者並增修之　五年三月諭有司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仍著爲令

宣宗貞祐三年十月召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元措爲太常博士上念元措聖人之後山東盜賊縱橫恐罹其害是使之奉祀而反傷之也故召入朝元措歷事宣宗哀宗後歸于元遷汴後建廟會朝門內歲祀如儀宣聖顏孟各羊一豕一餘同小祀共用羊八無豕其諸州釋奠並遵唐儀

哀宗天興元年八月釋奠孔子

元

太祖敕平燕京以金樞密院爲宣聖廟

內翰王文康公鶚元初自保定應聘北行時故人馬雲漢以宣聖畫像爲贈既達北庭值秋公奏行釋奠禮世祖悅即命舉其事公爲祝文行三獻禮禮畢進胙于上上飲福熟其胙命左右均霑所賜自是春秋二仲歲以爲常蓋元之所以尊師重道者實公有以啟之

太宗五年敕修孔子廟　八年復修孔子廟

世祖中統二年詔宣聖廟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禁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侵擾褻瀆違者加罪八月丁酉命開平守臣釋奠於宣聖廟　三年正月修宣聖廟成　至

元四年勑修曲阜宣聖廟　五月勑上都重建孔子廟

曲阜孔子廟歷代給民百戶以供洒掃復其家至是尚書省以括戶之故盡收爲民翰林學士王磐言林廟戶百家歲賦鈔不過六百貫僅比一六品官終年俸耳聖朝疆域萬里財賦歲億萬計豈愛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且于帑庫所省無多其損國體甚大時論韙之

十三年以孔子五十三世孫曲阜縣尹孔治兼權主祀事　十九年以宋衍聖公孔洙爲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

按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州元既平宋擬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

召洙赴闕洙遜於居曲阜者帝曰宰違榮而不違親眞
聖人後也故有是命
成宗元貞元年詔中外崇奉孔子
瓊山丘氏曰按宰獻王所著通鑑博論於至元十八年
有云帝信桑門之惑盡焚中國道藏闢儒道二教爲外
學貶孔子爲中賢尊桑門爲正道又爲世祖斷云聽妖
僧祥邁之誘作妖書以毀昊天上帝貶孔子爲邪道擬
爲中賢不足稱聖及考元史止於是年焚毀道書而不
見所謂貶孔子之實惟成宗本紀世祖正月崩成宗即
位是年秋七月即詔中外崇奉孔子夫孔子自唐宋以
來天下學校通祀之巳非一日又何待今日始詔中外

崇奉之哉噫當時必有所施行如傳論所云者元史臣為世祖諱故略去之嗚呼孔子既没之後世主未嘗敢有異論者使誠有是事則世祖之罪浮於始皇矣疑以傳疑史家通例也故因所疑而書之以俟知者

大德六年六月建文宣王廟於京師先是京師未有孔子廟而國學寓於他署至是左丞相哈剌哈孫乃奏始建之　七年給大都文宣王廟洒掃戶五　九年給曲阜林廟洒掃戶以尚珍署田五十頃供歲祀

閻子靜復曲阜廟碑略曰聖上嗣服之初祗述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宣聖自曲阜始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孫密州尹治入朝覲書賜命中議大夫襲

封衍聖公月俸有千秩視四品孔氏世爵所傳者久至
是乃復申命有司制考辟雍作廟於京師由是四方郡
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里祠宇燬於金季之亂閣號
奎文若大中門闕存者無幾右轄嚴公忠濟保魯胥假
清臺須屑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復鄆國後寢以寓
先聖顏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公治尹曲阜主祀事
將圖起廢奎文杏壇齋廳黌舍即其舊而新之禮殿則
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畫濟兗單三州爲魯國大長公
主駙馬濟寧王分地置濟寧總管府屬縣十六曲阜其
一也濟寧守臣按擅不華恭承詔旨會府尹僚佐鄉長
者謀以廟役爲任首出錢幣萬緡衆翕然助之傭工僱

力市木於河輂石於山掄材於野棌棟櫨桷楹礎之屬悉具又得泗水渠堰積石數百石堊稱是露階銘砌咸足用焉郡政之暇躬爲督視甄陶鍛冶丹雘髹漆以至工師廩積各有司存經始於大德二年之春屬歲侵中止續事於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成殿宇重簷凡以層基繚以修廊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泗沂二公有位黼座既遷更繪鄆國像於後寢絺繡稱是規模壯麗大小以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貲用以緡計者十萬有奇落成之日遠近助祭者衣冠輻輳衆庶瞻顒千禩祖庭頓還舊觀於是衍聖公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爲請會選胄子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特勅

中書賜田五千畝以供粢盛戶二十八以廌酒掃仍下
翰林書其事於石臣復承命歐陽既述興造始末竊惟
聖元神武造邦天兵傳汴戎事方殷不忘先聖之祀詔
令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歸魯襲舉常禮樂於兵
燼之餘興學之謀肇於此矣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仁沾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郡
邑學官而於先聖之後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迪作成
需賢以嗣封爵茲志未究皇上纘而行之用能培植啟
本光昭先業以致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雲臺子來
之衆至矣哉觀文化下必世後仁之效豈特寰宇一時
實宗社無疆之福也

十年大都宣聖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

十一年七月制加孔子號曰大成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嗚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武宗至大二年定釋奠禮祭用二丁牲用太牢　四年遣使祀曲阜命國子祭酒劉賡以太牢致祀

仁宗即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

地尺許不可扳郛寧倏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
息乃成禮郛寧因斯懲懼累日
胡粹中曰祭祀所以交神明故將有事焉必先射以觀
德及期則齋以壹虔求以壹潔刑罪喪疾之人不敢以
與執役況敢主其祭乎郛寧閹腐餘醜其為刑疾孰甚
焉而使之釋奠其貌謂仲尼不如林放乎神不享非禮大
風之變吾先聖豈可誣哉仁宗胡主宜不知此寧主以
平章兼領國學而致其以非禮事先聖罪蓋不容辨矣
皇慶二年六月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
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
廟庭

瓊山丘氏曰自唐以諸儒從祀孔子廟庭後世因之必其人於孔子之道有發明衛翼之功然後與焉非徒崇德亦以報功也夫孔子有大功於天地以其刪述六經也世之儒者必於是六經躬而行之闡而明之然後得以與於從祀之列苟著其書而不用其道而逆施悖食聖人廟庭之間其心安乎春秋一經關係尤大宋王安石棄春秋之經者也一時群小附和雖躋之於從祀之列其後公論卒足黜而去之元之許衡則悖春秋之經者也春秋之道內夏外夷一會之頃尚不容其主中國況四海之大其肯容之爲君乎或曰仕元之人多矣乃獨責衡可乎曰此朱子責備楊雄之意也他人隨世

就功者何責焉或曰宋室南遷女真據有中國蒙古奄而有之三綱淪而九法斁矣賴許子以河洛正傳起而輔之中國不純變于戎夷人類不盡入於禽獸未必非許子功也則許子豈可輕訾乎哉曰為一世計則許子固不為無功矣為萬世計則許子豈得無罪哉嘗即元史考之妻無偏正皆稱后子無嫡庶皆稱太子父死而子烝其妻兄喪而弟妻其嫂倫理皆蕩然矣八思巴以夷狄之賤大朝會坐於正殿之上與其君同受群臣朝賀又造為字書以亂吾中國自結繩以後之文焉其斁法蓋蔑然矣官之正員必有胡類國有大議遂出漢臣使不得與聞其政事是三者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許

子曾一言及之乎言則史必書之矣此其大者不能謹之則其功效之小者何補哉中國所以不絕變於夷狄人類所以不盡入於禽獸是蓋天理在人心者不容終泯中國先王之澤猶存乎人耳豈盡許子功耶或曰今許子從祀孔子廟庭幾二百年矣名公鉅儒生其後者曾無一人一言非之子獨何據而云然予曰此蓋元人自祀其臣而其門人自尊其師亦如宋人以王安石配享夫子耳故 我朝沿之未革焉夫衆言淆亂折諸聖予蓋折諸孔子春秋者也夫豈無稽之言哉

延祐三年詔春秋釋奠於先聖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加封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

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　六月制封孟軻父爲邾
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
許約曰自唐祀夫子配以顏子至宋陞孟子與顏子並
配然當時未知道統之傳也自伊洛之學與性理之說
明始以顏曾思孟並列于夫子之左蓋得夫子之傳者
顏曾子思也得曾思之傳者孟子也故江南諸路學廟
皆以四子並配以子張居七十二子之首自兩廡升於
十哲補曾子之闕此當因而不當革者也今京師學廟
與河北諸路府學並循亡金之舊左顏右孟與夫子並
居南面有是理哉孟子學于子思子思學于曾子是知
孟子乃曾子門人之弟子曾子乃孟子師之師也今屈

曾子於從祀之中降子思於廊廡之末師之師不過一
籩一豆門人弟子牲牢幣帛一與先聖等又豈有是理
哉况今天下一家豈容南北之禮各異或謂學校所以
明人倫路點皆父也回參皆子也子先父食于理安乎
竊以爲不然廟學乃國家通祀猶朝廷之禮也父爲庶
僚子爲宰職各以其德與勲也如遇朝會殿廷班列則
父雖尊安能超於子之上哉蓋抑私親而昭公道尊道
統以崇正學乃所以明人倫也如今序傳道之配使顏
曾思孟並列於夫子之左虛其右隅以避古者神位之
方自兩廡升子張於十哲以補曾子之闕不惟先儒師
弟之禮不廢使南北無二制天下無異禮亦可以見

我朝明道統得禮之中足以垂世無窮矣

延祐六年追封宋儒周敦頤爲道國公　是年封瀍瑗爲內黃侯從祀孔子　時主問孔子之後今幾世襲爵爲誰廷臣具對曰宋定帝親取孔氏譜諜按之曰以嫡應襲封者思晦也復奚疑時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緡加至五百緡賜四品印

英宗至治二年春正月勑有司䘏孔氏子孫貧乏者

泰定帝泰定元年遣使詣曲阜以太牢祀孔子　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孔思晦襲爵上公而階止四品乎格弗稱且失尊崇意明年遂進階嘉議大夫

文宗天曆二年遣使祀曲阜以翰林侍講學士曹元用祀

祠　至順元年孔思晦以聖父舊封齊國公封爵未崇因言于朝曰宣聖封王而父爵猶公願加褒崇乃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爲啟聖王母魯國太夫人顏爲啟聖王夫人孔子父母封爵自此始時四配皆加贈又河南伯程顥加豫國公伊陽伯程頤加洛國公　十月降璽書申飭衍聖公崇奉孔子廟事十一月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位列七十子之下　二年正月勅建孔子廟于後衛七月藝文少監歐陽玄言先聖五十四代孫襲封衍聖公爵最五等秩登三品而用四品銅印於爵秩不稱詔鑄從三品印給之　八月立閔子書院於濟南　賜上都孔子廟碑　三年正月封孔子妻鄆國夫人亓官氏

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追封孟子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　二月詔修曲阜宣聖廟　先是开官夫人神座生木芍藥一本見者異之而修廟令下　五月追封顏子父顏無繇為杞國公謚文裕母齊姜氏杞國夫人謚端獻妻戴氏兗國夫人謚貞素

順帝元統元年命浙江行省範銅造和寧宣聖廟祭器凡百三十有五事　至元元年四月遣使者詣曲阜孔子廟致祭　四年七月詔修曲阜孔子廟　六年以孔克堅襲封衍聖公　至正二年十二月詔遣官致祭孔子於曲阜　八年七月遣使祀曲阜孔子廟　十五年十月以襲封衍聖公孔克堅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克堅

子希學襲封衍聖公　十六年命集賢直學士楊倬民
致祭孔子曲阜廟仍葺其廟宇　十九年江浙行省請
楊時李侗胡安國蔡沉眞德秀五人從祀　二十二年
禮部定擬五先生封爵諡號俱贈太師楊時追封吳國
公李侗追封越國公胡安國追封楚國公蔡沉追封建
國公眞德秀追封福國公各給祠額宣命遣官賫往福
建行省訪問各人子孫給付如無子孫者於其故所居
鄉里郡縣學或書院祠堂內安置施行　是年追諡朱
熹父松爲獻靖改封熹爲齊國公

祠祭先聖禮儀

元祝幣之式　祝版三各一尺二寸廣八寸木用楸梓栢

文曰維年月日皇帝敬遣某官等致祭于大成至聖文宣王先師曰維年月日某官等致祭於某國公幣三用絹各長一丈八尺

牲齊器皿之數　牲用牛一羊五豕五以犧尊實泛齊象尊實醴齊皆三有上尊加冪有杓設堂上太尊實酒齊山罍實醴齊有上尊著尊實盎齊犧尊實醴齊象尊實沈齊壺尊實三酒皆有上尊設堂下罍洗位在阼階之東以象尊實醴齊有上尊加冪有勺設於兩廡近北盥洗位在階下近南籩十豆十簠二簋二登三鉶三俎三有毛血豆正配位同籩豆皆二簠一簋一俎一　從祀皆同凡銅之器六百八十有一宣和爵坫一豆二百四十

有八簠簋各一百一十有五登六犧尊象尊各六山尊二壺尊六著尊大尊各二罍二洗二龍勺二十有七坫二十有八爵一百一十有八竹木之器三百八十有四籩二百四十有八篚三俎百三十有三陶器三瓶二香爐一籩巾二百四十有八簠簋巾二百四十有八俎巾百三十有三黃巾蒙單十其樂用登歌其日用春秋二仲月上丁有故改用仲丁

省牲　前期一日晡時三獻官監祭官各具公服詣省牲所阼階東西向立以北爲上少頃引贊者引三獻官監祭官巡牲一匝北向立以西爲上待禮牲者折身曰充贊者曰告充畢禮牲者又折身曰腯贊者曰告腯畢贊

者復引三獻官監祭官詣神廚視滌溉畢還齋所釋服

釋奠　是日丑前五刻初獻官及兩廡分奠官二員各具公服於幕次諸執事者具儒服先於神門外西序東向立以北為上明贊承傳贊先詣殿庭前再拜畢明贊升露階東南隅西向立承傳立於神門階東南隅西向立掌儀先引諸執事者各司其事引贊者引初獻官兩廡分奠官點視陳設引贊者進前曰請點視陳設至階曰升階至殿簷下曰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北向立點視畢曰詣兗國公神位前至位曰東向立點視畢曰詣鄒國公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點視畢曰詣東從祀神位前至位曰東向立點視畢曰詣西從祀神

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點視畢曰詣酒尊所曰西向立點
視畢曰詣三獻爵洗位至階曰降階至位曰北向立點
視畢曰詣三獻官盥洗位至位曰北向立點視畢曰請
就次方初獻點視時明賛二人各引東西廡分奠官曰
請詣東西廡神位前東曰酥曰酥向立點視畢曰先儒神位
前至位曰南向立點視畢曰退詣酒尊所至酒尊所東
西向立點視畢曰退詣分奠官爵洗位至位曰南向立
點視畢曰請就次兩廡分奠官點視畢引賛曰請詣望
瘞位至位曰北向立點視畢曰請就次
初獻官釋公服司鐘者擊鐘初獻已下各服其服齊班於
幕次掌儀點視班齊詣明賛報知引禮者引監祭官監

禮官就位進前曰請就位至位曰就位西向立明賛唱

曰典樂官以樂工進就位承傳賛曰典樂官以樂工進

就位明賛唱曰諸執事者就位承傳賛曰諸生就位引

班者引諸生就位明賛唱曰陪位官就位承傳賛曰陪

位官就在引班者引陪位官就位明賛唱曰獻官就位

承傳賛曰獻官就位引賛者進前曰請就位至位曰西

向立明賛唱曰闢戶俟戶闢迎神之曲九奏樂止明賛

唱曰初獻官以下皆再拜承傳賛曰鞠躬拜興拜興平

身明賛唱曰諸執事者各司其事俟執事者立定明賛

唱曰初獻官詣盥引賛者進前曰請詣盥洗位盥洗之

樂作至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出笏樂止及階曰

升階升殿之樂作樂止入門曰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稍前奠幣之樂作搢笏跪三上香奉幣者以幣授初獻初獻授幣奠訖出笏就拜興平身少退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曰詣兗國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東向立奠幣如上儀曰詣鄒國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西向立奠幣如上儀樂止曰退復位及階降殿之樂作樂止至位曰就位西向立俟立定明贊唱曰禮饌官進俎奉俎之樂作乃進俎樂止進俎畢明贊唱曰初獻官行禮引贊者進前曰請詣盥洗位盥洗之樂作至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出笏請詣爵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執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

如是者三出笏樂止曰請詣酒尊所及階升殿之樂作曰升階樂止至酒尊所曰西向立搢笏執爵舉冪司尊者酌犧尊之泛齊以爵授執事者如是者三出笏曰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酌獻之樂作稍前搢笏跪三上香執爵三祭酒奠爵出笏樂止祝人東向跪讀祝祝在獻官之左讀畢興先詣左配位南向立引贊曰就拜興平身少退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曰詣兗國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東向立酌獻之樂作樂止讀祝如上儀曰詣鄒國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西向立酌獻之樂作樂止讀祝如上儀曰退復位至階降殿之樂作樂止至位曰就位西向立俟立定明贊

唱曰亞獻官行禮引賛者進前曰請詣盥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出笏請詣爵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執笏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如是者三出笏請詣酒尊所曰西向立搢笏執爵舉冪司尊者酌象尊之醴齊以爵授執事者如是者三出笏曰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拜北向立酌獻之樂作稍前搢笏跪三上香執爵三祭酒奠爵出笏就拜興平身少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曰詣兖國公神位前至位曰東向立酌獻如上儀曰詣鄒國公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酌獻如上儀樂止曰退復位及階曰降階至位曰就位西向立明賛唱曰終獻官行禮引賛者進前曰請詣盥洗位

至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出笏請詣爵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執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如是者三出笏請詣酒尊所至階曰升階至酒尊所曰西向立搢笏執爵舉冪司尊者酌象尊之醴齊以爵授執事者如是者三出笏曰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稍前酌獻之樂作搢笏跪三上香執爵三祭酒奠爵出笏就拜興平身少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曰詣兗國公神位前至位曰東向立酌獻如上儀曰詣鄒國公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酌獻如上儀樂止曰退復位及階曰降階至位曰就位西向立明贊唱曰分獻官行禮引贊者分引東西從祀分獻官進前曰詣盥洗

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出笏請爵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執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出笏請酒尊所至階曰升階至酒尊所曰西向立搢笏執爵舉冪司尊者酌象尊之醴齊以爵授執事者出笏請東從祀神位前至位曰就位東向立稍前搢笏跪三上香執爵三祭酒奠爵出笏就拜興平身少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退復位及階曰降階至位曰就位西向立引西從祀分獻官同上儀唯至神位前東向立作西向立明贊唱曰兩廡分奠官行禮引贊者進前曰請盥洗位至位曰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出笏請爵洗位至位曰南向立搢笏執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出笏曰請東廡

酒尊所及階曰升階至酒尊所曰北向立搢笏執爵舉冪酌象尊之醴齊以爵授執事者出笏詣東廡神位前至位曰東向立稍前搢笏跪三上香執爵三祭酒奠爵出笏就拜興平身稍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退復位至階曰降階至位曰就位西向立引西廡分奠官同上儀唯至神位前東向立作西向立俟終獻十哲兩廡分奠官同時復位明贊唱曰禮饌徹籩豆徹饌之樂作禮饌者跪移先聖前籩豆略離席樂止明贊唱曰諸執事者退復位俟諸執事者至板位立定送神之樂作明贊唱曰初獻官以下皆再拜承傳贊曰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樂止明贊唱曰祝人取祝帛人取幣詣瘞次俟徹祝幣

者出殿門北向立望瘞之樂作明贊唱曰三獻官詣望瘞位引贊者進前曰請詣望瘞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曰可瘞埋畢曰退復位至殿庭前候樂止明贊唱曰典樂官以樂工出就位明贊唱曰闔戶又唱曰初獻官以下退詣圓揖位引贊者引獻官退詣圓揖位至位初獻在西亞終獻及分獻已下在東陪位官東班在東西班在西俟立定明贊唱曰圓揖禮畢退復位引贊者各引獻官詣幕次更衣其飲福受胙除國學外諸處仍依常例

續文獻通考卷之五十六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五十七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學校考　祠祭下

皇明

凡立學必舉　先師之祀瞽宗在學之典可考也漢世以前樂祖經師習其道則祀其人蓋未有定祀東京雖以聖師禮周孔而未始有特廟也廟祀　孔子於學自唐始夫　孔子修六經扶五教紹古所宗承歷代嚴禋典制未稱我　朝建雍作廟昭揭兩都崇祀儀章光布寰宇　世宗正名秩禮　先師位號益顯以隆

按後魏太和十三年始立　孔子廟於京師唐高祖武

德二年於國子監立周公　孔子廟各一以四時致祭
貞觀二年從左僕射房玄齡議停周公祭陞夫子爲先
聖專祀焉歷代因之前元置宣聖廟于燕京舊樞密院
地我　太祖高皇帝初平江淮即　詣學謁孔子後建
學金陵作先師廟遂　親行釋菜之禮每歲春秋上丁
則降　御香遣官致祭　列聖以來視學釋奠率數懿
典至我　世宗獨再舉焉二丁非輔弼大臣不遣故今
廟址雖循元舊而制度之崇典禮之密則非前代所能
及

廟制

國初洪武十五年春作　先師孔子廟今在南京太學左

正殿七間舊稱大成殿今題曰先師廟高三丈六尺闊十三丈一尺深七丈一尺露臺東西八丈八尺南北四丈五尺基高六尺上有石欄杆前有石階級左右石階級各一殿之東披爲祭器庫十一間高一丈五尺每間闊一丈三尺深一丈三尺基高一尺八寸西披爲樂器庫十一間高闊深入與祭器庫同東廡十九間高一丈六尺每間闊一丈三尺深一丈八尺基高二尺當廡門之中有小階級西廡間數幷階級同内墀東碑亭一座

御製新建太學碑樹焉碑文見前西井一口石甃兩墀雜植松檜槐栢共六十一株兩廡之南折而北向爲東西序各十一間門各高一丈五尺每間闊一丈三尺

深一丈三尺基高一尺八寸兩序之中爲大成門今題
曰廟門五間中門三東西各列戟十二門高一丈二尺
闊七丈九尺前後深四丈八尺基高五尺週環石欄杆
前後各石階級三門內石鼓各五西石鼓文音訓碑一
通別錄于後門外東神廚五間宰牲亭三間井亭一座
井一口石甃西神庫五間持敬門一間致齋所三間外
墀東元加封聖號詔書碑一通大德十一年七月十九
日建碑文錄祀典下西元加封先聖父毋妻幷顏曾思
孟制詞碑一通至順二年九月建制詞亦錄祀典下東
西各有南北對廊樹歷科進士題名碑今四十七座雜
植松栢共五十七株櫺星門三間隔衢爲屏牆牆下地

一方東西闊七丈五尺深四丈爲木欄以護焉　廟中正座舊爲　大成至聖文宣王塑像　唐玄宗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發揮此道啓廸含靈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功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善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到于今受其賜不其偉歟雖代有褒稱未爲崇峻不副其實人其謂何夫子攺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令三公持節冊命其後嗣褒聖侯攺封嗣文宣公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制曰王者順考古道懋建大猷崇四術以化民昭宣教本總百王而致治丕變人文方啓廸於素風思

丕揚於鴻烈先聖文宣王道膺上聖體自生知以天縱之多能實人倫之先覺玄功侔乎簡易景鑠配乎貞明惟列辟以尊崇爲億載之師表肆朕以寡昧欽承命曆曷嘗不遵守彝訓保乂中區屬以祗若元符告成喬嶽覲風廣魯之地飭駕數仞之牆躬詣遺祠緬懷遐躅仰明靈之如在肅奠獻以惟寅是用稽簡冊之文昭聰叡之德申舉追崇之禮庶申嚴奉之心俾物典章垂之不朽誕告多士昭示朕意宜追謚曰玄聖文宣王五年以玄字犯聖祖諱改謚爲至

元大德十一年加封聖號詔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

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
加號爲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
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
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至順二年封先
聖夫人制曰我國家惇典禮以彌文本閨門以成教迺
眷素王之廟尚虛元嬪之封有其舉之斯爲盛矣大成
至聖文宣王妻丌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籩豆出房
同流風於殷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邈若於
遺闈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禕衣之象稱其命鼎之銘
噫秩秩彛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興
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下四

配制年月同　東配為兗國復聖公制曰朕惟得孔氏之門入聖人之域顏子一人而已觀其不遷怒不貳過已成復禮之功無伐善無施勞益著為仁之效蓋將不日而化矣惜乎天不假之以年也朕緬懷哲人留心聖學將大彰於風教故特示於褒崇於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雖潛德一時之不顯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願聖言百世而彌彰尚服寵光丕隆文治可加封兗國復聖公

沂國述聖公制曰昔曾子得聖人之傳而子思克承厥統稽夫中庸之一書實開聖學於千載朕自臨御以來欽以嘉惠後學為念萬幾之暇覽觀載籍至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雅留意焉夫爵秩之榮既隆於升配景

行之懿可後於褒加於戲有仲尼作於前孰儷世家之美得孟氏紹其後益昌斯道之傳渥命言承茂隆丕緒可加封沂國述聖公　西配為郕國宗聖公制曰朕惟孔子之道曾氏獨得其宗蓋本於誠身而已也觀其始於三省之功繼聞一貫之妙是以友於顏淵而無愧授之思孟而不湮者歟朕仰慕休風景行先哲爰因舊爵崇以新稱於戲聖神繼天立極以來道統之傳遠矣國家化民成俗之效大學之書具焉其相予之脩齊茲式彰於褒顯可加封郕國宗聖公　鄒國亞聖公制曰孟子百世之師也方戰國之縱橫異端之充塞不有君子孰任斯文觀夫七篇之書惓惓乎致君澤民之心凜凜

乎拔本塞源之論黜伯功而行王道距詖行而放淫辭可謂有功聖門追配神禹者矣朕遠稽聖學祗服格言乃著新稱涖彰渥典於戲誦詩書而尚友緬懷鄒魯之風非仁義則不陳坳底唐虞之治英風千載蔚有耿光可加封鄒國亞聖公　殿左東哲五位為費公閔損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賜衛公仲由魏公卜商　殿右西哲五位為鄆公冉耕齊公宰予徐公冉求吳公言偃陳公顓孫師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曰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大眾美賢超等夷暢玄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其顏子既稱亞聖宜須優秩追贈子淵兗公子騫費侯伯牛鄆侯仲弓薛侯子有

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脩其祀事朕今爲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脩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　是後壬戌夏四月丙戌　詔天下通祀孔子逖　賜學糧增師生廩膳　上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叙其功參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非缺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乃有是　詔

初定制以春秋上丁　皇帝御奉天殿傳　制遣大臣

以太牢祭　至聖先師孔子於太學南京太學遣祭酒行禮三獻樂六奏文舞六佾司府州縣衛學各提調官行事用少牢禮樂如太學樂不能備則已京府及附府縣行釋菜禮殿中先師南向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配享東西相向先賢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十哲從祀亦東西相向兩廡從祀先賢澹臺滅明宓不齊原憲公冶長南宮适高柴漆雕開樊須司馬耕公西赤有若琴張申根陳亢巫馬施梁鱣公皙哀商瞿冉孺顏辛伯虔曾點冉季公孫龍漆雕徒父顏高商澤壤駟赤任不齊石作蜀公良孺公夏首公肩定后處鄡單奚容蒧罕父黑顏

祖榮旂秦祖左人郢句井疆鄭國公祖句茲原亢縣成
廉潔燕伋叔仲會顏之僕邽巽樂欬公西輿如狄黑孔
忠公西蒧步叔乘施之常秦非顏噲光儒左丘明公羊
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孔安國毛萇董仲舒后蒼杜子
春王通韓愈胡瑗周惇頤程顥歐陽脩邵雍張載司馬
光程頤楊時胡安國朱熹張栻陸九淵呂祖謙蔡沉眞
德秀許衡九十一人　是日子夜先祭啓聖公孔氏用
少牢先賢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左右配享兩廡先
儒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　時江西崇仁縣訓導羅恢
上疏云孔廟從祀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于宰我論
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世教記宰予言行者四皆

見責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而學子居兩廡公伯寮阻壞聖門不宜從祀遽伯玉孔子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在兩廡六十位次之下未當宜例陞孔聖廟不報恢江西永豐人　三年五月　詔正祀典惟孔子封爵仍舊是時　上如江淮府先謁文廟幸學至南昌亦如之

四年國子司業宋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不以古之禮祀孔子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主人西面几筵在西也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面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獻官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面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木主棲

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為菆無像設
之事開元禮設先聖神座於堂上兩楹閒先聖東北皆
莞席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
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鬯焫蕭求神於陰陽也
今用熏薌代之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
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非
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
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
有伏生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
有合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
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不合也當是時學

者各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若七十二子止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顏子今以荀況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回參伋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

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有無也今襲用魏漢律所製大晟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法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得行之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雜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

祀天子之樂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逹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屏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　上不喜謫濂安遠知縣

時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更定釋奠祭器禮物擇監生及文職大臣子弟在學校者充樂舞生　五年罷孟子配享踰年　上曰我聞孟子辯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宜配享如故　七年仲春上丁日食改仲丁致祭

十五年作文廟成遣官以太牢祭　上遂視學釋菜

始　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正嶽鎮海
瀆城隍忠臣烈士封號惟大成至聖文宣王及配享從
祀諸賢儒封爵如故　十七年議大成樂　二十六年
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學式於府學　二十
九年從行人司副楊砥議罷楊雄從祀進董仲舒配享
成祖即位之八月遣官釋奠先師　永樂八年正文廟聖
賢繪塑衣冠
英宗正統元年用禮官議刊定文廟從祀名爵位次頒行
天下　二年進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　三年
禁祀孔子於釋老宮令祭物非土地所產者以所產代
八年從輔臣楊士奇議追封吳澂爲臨川郡公從祀

景皇帝景泰六年從太常寺奏加兩京太學兩廡祭物

憲宗成化二年追封仲舒廣川伯安國建寧伯沉崇安伯

德秀浦城伯

世宗嘉靖九年　上用大學士張孚敬等議釐正祀典撤去塑像改　大成至聖文宣王爲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木主高二尺三寸七分闊四寸厚七分座高四寸長七寸厚三寸四分朱地金書四配爲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神位木主各高一尺五寸闊三寸二分厚五分座高四寸長六寸厚二寸八分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止稱先賢某子神位木主各高一尺四寸闊二寸六分厚五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

二寸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其子神位木主各高一尺三寸四分闊二寸三分厚四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俱赤地黑書申黨申棖二人疑以據論語為證乃存棖去黨而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俱罷〻祀林放蘧瑗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七人令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脩胡瑗四人增入從祀用故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程敏政之言也尋用行人薛侃議增陸九淵於是東廡從祀四十七位為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有若巫馬施顏辛曹卹公孫龍秦商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處奚容蒧顏祖句井疆秦祖

公祖句茲縣成燕汲顏之僕施之常秦非申棖顏噲穀梁赤高堂生毛萇后蒼杜子春韓愈程顥邵雍司馬光胡安國張栻楊時陸九淵許衡西廡從祀四十四位為宓不齊公冶長公晳哀高柴樊須公西赤梁鱣冉孺伯虔冉季漆雕開漆雕哆漆雕徒父商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鄡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郢鄭國原亢廉潔叔仲會邦巽公西輿如陳亢琴張步叔乘左丘明公羊高伏勝孔安國董仲舒王通周敦頤歐陽脩張載程頤胡瑗朱熹呂祖謙蔡沉真德秀凡舊封公侯伯爵盡皆革去仍改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時徐階疏辨改號易像為非宜　帝怒切責之既而復疏曰聖謨洋洋

非臣所能窺測　上謂其諛佞請延平推官且立佞人
碑　十一月奉　詔行兩京國子監責令祭酒等官通
行改正以稱崇儒重道之意於是　車駕重幸太學仍
行南京遣官祭焉
慈利縣學教諭蔣明於宣德十年四月疏言有功於道
學者皆得從祀若元儒吳澄未見舉行在禮部尚書
胡濙以聞　上命濙會同少傅兵部尚書兼華盖殿大
學士楊士奇等議士奇等議曰考得元翰林學士吳澄
所著書及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盖澄自
十歲得宋儒朱熹所註大學讀之即知為學之要專勤
誦讀次讀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專務

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脩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顏冉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得濂洛關閩之旨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春秋禮記纂言及易象言外翼皆所以啓大道之堂奧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衡遇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職論思教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大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

人之沒皆謚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旣後出又登
於元衰之祭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屬元綱日頹
未及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　國家崇儒重道大
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采錄以惠學
者盖澄問學之功朱熹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諸賢自
荀況下至范甯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孔
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允愜斯文之公議昭　國家之
盛典矣
祭酒周洪謨於成化十二年七月奏請加孔子封號改
大成至聖爲神聖廣運疏畧曰若謂孔子陪臣不當稱
帝則先儒羅從彥嘗曰唐旣封先聖爲王襲其舊號可

也加之帝號而褒崇之亦可也所封乃當時天王之王
既正南面之位宜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十籩十豆各
增爲十二六佾之舞增爲八佾之舞且古者鳴球琴瑟
堂上之樂笙鏞柷敔堂下之樂而干羽舞于兩階今舞
羽居上而樂器居下非古制也宜令典樂者改正　上
命禮官議之於是尚書鄒榦上言正統十二年三月巡
按直隸御史李奎奏請加封孔子　英宗皇帝制曰孔
子萬世帝王所尊已有大成至聖之號　祖宗以來既
仍其舊不必增益今神聖廣運出於伯益贊堯之詞不
若大成至聖本於孟子中庸猶可以擬議也洪武中新
建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故當時祭酒宋訥奏

勑撰文有像不土繪祀以神主百年夷習乃革之語
今北監所有塑像皆因元舊不忍撤毁耳以此觀之冕
旒盖因塑像之舊亦非 聖朝之制而籩豆佾舞之數
則 祖宗斟酌已有定式矧易謚號加器數舉不足為
孔子重輕所貴乎孔子之道者在身體力行乃尊崇之
實耳所據加封籩豆佾舞俱當仍舊惟佾舞居下則行
太常寺考正之 上是其言 九月壬子洪謨等題臣
近言孔子封號冕服籩豆佾舞等事禮部尚書鄒幹等
叅稱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今
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亦非 聖朝之制
臣以為不然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因所當因革所

當革我　太祖高皇帝正祀典百神封號凡前代所封
者盡行革去惟孔子封號仍存其舊天下郡縣元時三
皇廟像以民間不可褻瀆亦皆革去惟孔子塑像除南
京太學用神主外天下府州縣學元時塑像悉存其舊
所因所革皆以定一代之規垂萬世之法豈可謂所革
者爲　聖朝之制而所因者非　聖朝之制乎又謂謚
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爲孔子重輕所貴乎孔子之道者
在身體力行乃爲尊崇之實臣以爲孔子之道不外乎
禮樂今欲體孔子之道亦莫先乎禮樂若不能備其禮
樂則無以將其誠敬報本之義既昧體道之功安在今
查得唐開元中始封孔子爲文宣王被以衮冕樂用宮

懸當時袞冕之名過乎上下天子之袞冕十二旒十二章一品之袞冕九旒九章宮懸者天子之樂也樂旣用天子之宮懸服必用天子之袞冕是唐之奉孔子者已用天子之禮樂矣今冕服旣用天子之禮而佾舞則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禮旣不明樂又不稱孔子在天之靈必所不享夫禮樂之因於前元者旣又缺畧則法制之明於　聖朝者當爲釐正若復因循不加釐正後世君子必見非笑如蒙准言乞　勑內閣大臣并六部三法司六科十三道等官討議首則正其封號合無表明孔子周人當用周制其所封乃當天王之王非後世國王之王故從前代以來

皆用天子冕服封號既正則冕服與封號相稱而禮不爲僭矣次則增其器數合無將十籩十豆爲十二籩十二豆六佾之舞爲八佾器數既加則舞佾與冕旒相稱而樂不爲缺矣禮明樂備則可以格聖靈可以厚風化可以補前代缺畧之典可以備　聖朝尊崇之制題奉

聖旨是尊崇孔子是朝廷盛典籩豆增爲十二六佾增爲八佾通行天下該衙門知道自是丁祭羽舞始居下焉

學士程敏政於弘治元年考正祀典疏曰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

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觀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況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廷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無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于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爲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爲關繫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黜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　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悍於改作臣考之於書揆之於心不敢妄爲異同謹畫一條

陳上瀆　聖覽伏乞　皇上丕顯文謨主張斯道仍下
禮部通行集議采而行之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
世可遵之典使世教有興起之益人心得趨向之公其
於治道未爲無補　一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
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
無識拘于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
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
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議
之可否而釐正於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
融初應鄧隲之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
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

文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嘉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以附會圖讖以至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傳祖老莊而范寧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

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慙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贓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要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

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盖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况其書行於唐故唐得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

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謟淫邪貪墨恠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葢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後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兒欺世之名賢者受尊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于家語

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爲夫子尖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

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旣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幷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語已

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
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
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
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
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
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
之習利達之求若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
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
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
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
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

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必著述而不得比于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爲闕典或又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爲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老先生殁則祭于社若

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得並列
祀于學官最得禮意　是年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奏
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如荀况馬
融王弼楊雄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兼翰林
學士薛瑄在所當入　命禮部會議於是尚書周經等
僉言楊雄已黜於洪武時而薛瑄嘗與元儒劉因並欲
從祀以大學士楊廷和謂其無所著述而止自餘皆有
羽翼聖經之功宜仍舊從祀
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于四年奏脩明教化大事其三
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臣愚竊謂孔廟從祀之賢實
萬世瞻仰所繫一有不合於天理人心之公何以爲教

化本原之地是誠不可以不正也且所謂十哲七十二
子以及左氏以下二十二人其所當黜陟者先儒程子
與熊去非已有定論而近時大臣與禮官亦嘗會議但
此外猶有不能以無疑者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
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前軒所稱繼往
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
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衛吾道論行檢漢儒如馬
融戴聖之徒固爲不可幾及論著述宋儒自周程張朱
之外恐亦未免有愧如是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
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
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其久

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出

處聖賢之大節夷夏古今之大防處中國而居然夷狄

忘君親而不恥仇虜迹其所爲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

敢望首陽之高士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

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

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況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

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乞 勑陞時以上祔

宋諸賢之位斥澄以下從祔大夫之列不惟天下之公

論允愜而於世道教化亦不爲無補矣 八年少傅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徐溥等題爲崇

祀典以重道學事該禮部手本開送國子監博士楊廷

用奏前事要將宋儒龜山楊時定議從祀孔子廟庭查得成化元年浙江紹興府知府彭誼亦要將楊時從祀及福建將樂縣歲貢生員何昇亦奏前事內稱宋儒朱熹張栻元儒許衡吳澄俱以有功聖門得預從祀而楊時獨不得預近年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亦以為言可見後學之心皆有未安合行翰林院查照議擬奏　請定奪臣等會同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程敏政等議得諸儒從祀于孔門者非有功於斯道不可然道非後學所易知也要必取證于大儒之說斯可以服人心之公竊考程氏遺書及朱子伊洛淵源錄所載龜山楊氏行狀墓誌等文俱稱其造養深[illegible][illegible]成純固溫然

無疾言遽色與明道程子相似方其學成而歸程子目送之曰吾道南矣然則是道也豈易言哉自兩程子嗣孔孟不傳之統及門之士得以道見許者龜山一人而已龜山一傳爲豫章羅氏再傳爲延平李氏以授朱子號爲正宗文定胡氏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南軒張氏上遡淵源而太極之義闡心學所漸悉本伊洛使天下之人曉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詁之非學詞華之非藝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崇寧之世京黼柄國躋王安石于配享位次孟子而頌其新經以取士尊王安石爲聖人不復知有孔子誦新經爲聖言不復知有古訓僭聖叛經凡數十年龜山入朝首請黜其配享不令

廟宣聖之廟庭廢其新經不令蠹學者之心術又請罷綱運以收人心斥和議以張國勢竄權臣以正邦憲培王德以崇治本竑議讜言雖不盡用然使天下之人知邪說之當息詖行之當距淫詞之當放則龜山衛道之功亦不可掩或有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之功則亦有可言者朱子謂龜山之出惟胡文定公之言最公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文定亦曰蔡氏爲能浼之然則以出處見疑者未考之過也龜山値洛學黨禁之餘指示學者以大本所在體驗之功轉相授受而朱子得聞其指訣則見于何鎬之書朱子於理一分殊之論稱其年高德盛而所見益精則見于西銘之跋要

之無龜山則無朱子而龜山之道非知德者殆未可輕議然則以著述見少者亦未考之過也又按元史至正二十一年因杭州路照磨胡瑜建言已將龜山與延平李氏文定胡氏九峯蔡氏西山真氏俱加封爵列于從祀以世變不及偏行天下此殆近于禮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然則親講於龜山若文定私淑於龜山若朱張咸在侑食近私淑于朱子若蔡真遠私淑于朱子若許吳亦在侑食獨其師有傳道衛道之功可以繼往開來抑邪與正者反不預焉揆之人心誠爲闕典考大儒之定論參前代之故實伸弟子從師之義慰後學向道之心以龜山躋于從祀宜合公論伏乞　聖裁奉　旨

允行　十四年國子監管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謝鐸建
言維持風教四事其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臣愚
竊惟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承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享
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爲今
之計莫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以顏路曾晳孔鯉諸
賢配享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
妥也人倫莫大於君臣殷之頑民猶不忍忘紂奈何忘
君事仇若吳澄者親爲有宋之遺臣覥顏胡元之官祿
名節掃地復何言哉後死之誅正宜律以春秋大義斥
其用夷變夏之罪罷黜從祀以列於莽大夫之列庶幾

不掩其惡而人心愜服也此前一事人雖屢言而未見施行此後一事臣亦嘗言而未蒙俞允臣非不知重復覼屢言之誠爲可愧特以每當奉祠對越之際輙起嚬顣不安之心心所不安又不得不發之言耳乞 勑禮部翰林院重加考定議處使祀典以正人倫以明則所以維持風教者不淺淺矣

大學士張璁於嘉靖九年歷舉前後諸臣之議奏正孔子祀典祀啓聖公及黜諸從祀之未安者 上一一行之諸臣議已見前其議歐陽脩當從祀曰臣按歐陽脩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

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以從祀歐陽脩豈可少哉

禮部尚書嚴嵩覆薛瑄從祀議曰臣等考之昔者帝王秩祀孔子以孔子道德刪述有教萬世之功而祀之所以教民報也諸孔子之徒俎豆堂廡亦以其人躬備道德能有以羽翊聖學功可祀而祀之而從祀之與通乎萬世是謂崇德是謂報功自漢以來大儒從祀代不乏人逮我　國朝正統間以宋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元吳澄從祀弘治間以宋楊時從祀　皇上嘉靖九年又以

宋陸九淵從祀表章先儒寔爲國家盛典而累朝諸臣若給事中張九功楊廉解一貫都御史姚鏌叅政許讃俱嘗建議請以本朝名臣禮部侍郎薛瑄從祀謹按瑄山西河津縣人年甫幼學一見濂洛之書嘆曰此學道之正脉也即焚棄詞賦以程門居敬窮理爲學之法以孟子復性爲學之功由壯至老造詣純篤蓋見於大學士李賢尚書彭韶國子監丞閻禹錫等所撰行狀碑文者如此瑄所著有讀書錄十卷今觀其書格言要論發明理道每有新得非體認密切踐履真實者不能至於立朝行巳風槩卓絶有功名教可謂豪傑之崛興聖門之宗裔矣自瑄之歿言者頌其學術行德凡數十上今

御史楊瑄樊得仁復以爲言若瑄之賢　朝廷特加褒顯以風來學進之從祀誠足以慰衆論之公彰　聖朝之美也然或者之論以爲前代所定從祀必求傳釋六經之人以合祭法報功之義故助孔子垂統之人如二十二經師雖其身有過愆猶應議功之條　本朝所祀四人者安國傳春秋沉註書德秀著大學衍義澂著諸經纂言皆以用其書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也杳得先年亦嘗下儒臣議薛瑄從祀然卒鮮有成議者以罕所著述疑之也臣等切惟求士於漢唐之世聖學榛蕪固當專錄其釋經之功自有宋諸儒繼出理學大明之後世之儒者雖論述罕傳似當特取其履行之實惟是僞

坐孔庭受職嘉享事重禮殷其選不得不愼臣等謹按
漢法有大事中朝逮文學掌故皆以其議上號爲近古
今祀典重事必下廷議集衆思斯於事體爲得而攄考
經典折衷群言又非頃刻立談可盡查得弘治間宋儒
楊時從祀該本部奉旨行翰林院諸臣撰議上進伏望
皇上　特勑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子監諸文
學之官令其博考詳論各撰議進呈　御覽以俟　聖
明裁擇施行庶盡天下之公使後世罔有遺議奉　聖
旨是着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國子監堂上
官人各上議諸臣議上謂當祀者二十三人謂姑緩者
二人謂不必祀者郭希賢一人禮部覆議曰臣等爲照

薛瑄從祀始見請於臺章繼詳延於廷議諸臣之奏無非以我　祖宗列聖培養作興百有餘年之久孔庭俎豆宜得其人焉以彰　國家之盛則如瑄者庶無忝兹選矣故集衆之詞無或疵議此推仰先哲之心也而庶子童承敘謂程朱高弟如羅從彥李侗尹焞黃榦尚未得祀近時儒者如吳與弼胡居仁陳獻章亦應從祀舍彼取此似爲未偏贊善浦應麒亦曰俟之後世二臣之言無非以論必久而後定故聚訟之議不嫌異同此愼重祀典之意也臣等切惟光嶽氣分世無全士度長絜短自有可觀薛瑄之造詣其視宋儒雖若有間然實爲
本朝理學之倡必若從祀無以踰瑄臣等推仰先哲

之心與諸臣一也乃若與祀諸人亦皆為一時士論之所推許但時同地近臣等難以軒輊決擇於其間矣夫衆言折諸聖人議禮本諸　天子惟茲孔廟之祀關繫萬世天下之所仰瞻實為重大伏乞　聖明特賜睿斷以垂式萬世又看得尚書霍韜奏內欲將宋臣司馬光陸九淵議黜從祀夫司馬光平生所學惟是濮王之議失父子之倫委為昧禮若其公忠鯁亮勳業偉俊為宋一代名臣無問賢不肖皆知尊信似未可以一眚病之陸九淵資稟高明見道超悟據其學術論議當在薛瑄之右今議進瑄則九淵似難遽罷臣等又看得司直呂懷奏內欲將道統正傳皆欲進廟堂系四配之下夫十

哲四科之賢親受聖教者也濂洛諸儒似難越居其上
以上合無只照舊祀伏乞　聖裁嘉靖十九年三月初
五日奉　旨聖賢道學不明士習趨流俗朕深有感焉
薛瑄能自振起誠可嘉尚但公論久而後定宜俟將來
司馬光陸九淵從享與四配等位次具歷代秩祀又經
我　太祖欽定都只照舊今後不許妄議
按孔子及諸賢封爵先儒亦嘗疑之啓聖立祠顏路曾
皙孔鯉改祀議亦發於前代而未之能行　國朝洪武
中宋濂解縉始復起其說厥後程謝諸臣相繼闡明之
洪武二十九年黜楊雄進仲舒宣德十年增吳澄正統
二年增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弘治八年增楊時嘉靖九

年用廷議乃正先師位號祀典肇祀啓聖公而諸儒從
祀增后蒼王通歐陽脩胡瑗陸九淵其當罷祀及祀于
鄉者一如宋濂程敏政之言惟　本朝薛瑄從祀頻經
請覆尚以世近未行豈非　昭代名賢之盛將不無待
於並舉與若乃著述之求則未必爲定論也
户科給事中魏時亮於隆慶元年十月請錄真儒以彰
道化舉薛瑄陳獻章王守仁均得聖學真傳宜從祀孔
廟先是給事中趙輄御史周弘祖請以故禮部侍郎薛
瑄從祀御史耿定向亦請以故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守
仁從祀下禮部議覆薛瑄潛心理道勵志修爲言雖不
專於著述而片言隻簡動示楷模心雖不繫於事功而

偉節夙猷皆可師法王守仁質本超凡理由妙悟學以致良知爲本獨觀性命之原教以勤講習爲功善發聖賢之旨但瑄則相去百年輿論共服守仁則世代稍近不無異同請　勑翰林院國子監儒臣廣咨博訪撰議進覽仍下本部會同集議以俟　聖斷從之

六科韓楫等十三道御史馬三樂等于五年交章請以瑄從祀下禮部會廷臣雜議至是議曰臣等謹按瑄山西河津縣人方幼年一見濂洛諸書即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棄去詞賦專心于是其學以復性爲的以居敬窮理爲功以反躬踐履爲實潛心體究至老彌精充養之純超然自得此學問之大原也平生言動舉止悉合

于矩辭受取與一揆諸義居家則孝友無間與人則樂易可親中正足以矯枉闢邪剛直足以廉頑立懦此行履之大畧也所著有讀書錄有河汾集雖不專以述作爲事而隻簡片言皆可師法微詞奥義悉合聖謨至今學者莫不尊信而誦習之此著述之大旨也至于立朝行已之際不折節于權門不謝恩于私室不屈法于貴近不懾志于臨刑榮辱無以關其心死生無以易其操此樹立之大節也故一時信從者有河東夫子之稱一代真儒之許至今無異議焉間有疑其著述之寡不知學貴心得道在躬行矧瑄所著書且十餘萬言不爲不多又有言宋時羅從彦李侗諸儒尚未徧祀瑄不應獨

祀者不知從彥等皆講學于大明之日而瑄乃興起于
旣絶之後課其難易功實倍之惟　陛下博采人言俯
加臨决早　賜施行于世教士風非小補也　於是
命瑄從祀神主序於先儒呂祖謙之下祭酒馬自強以
從祀告于　先師孔子行釋菜禮仍通行天下學校一
體遵行

國子監學錄張養蒙於萬曆二十六年四月題爲釐正
祀典以安神明　一孟軻之父不得槩曰孟孫氏盖訛
傳懿子何忌非軻父也宜改書先賢孟激公而懿子亦
應從祀兩廡　一林放蘧瑗不宜改祀于鄉盖不見傳
記而從祀者不止林放不及門而從祀者不止伯玉況

一探本超乎時尚一出處合乎聖人從祀正協輿論

一蔡元定精詣卓識早聞性道與顏曾之父不同今從啓聖若以沉之故崇報其父非所以彰元定之賢也合將元定改祀文廟東廡　一輔成既得比例于珦松則張載之父自應比例於輔成

續文獻通考卷之五十七終